

卧龙生

阴阳碰撞

中



“挡我者，见石碎石，见箭立折。”

刚尚慈走上前，却见巨石上头，鲜红写着一个大字“推！”

“我操！我干！妈的，肚烂……”

刚尚慈不知在心中暗骂几千遍，但巨石依然耸立。

当下功提十二成，双掌贴向巨石，奋力往前推。

“轰轰”巨响之中，大石渐渐移动。

刚尚慈一张脸，已经由红转绿，由绿变白。

在他全力推挤之下，巨石终于被他推开，露出一道细缝，直推到他身子大小时，他才撤掌，收招。

刚尚慈有气没力，从细缝中走过。

“恭迎教主！”

一声比雷大的巨响，震得他脑袋瓜作疼。

刚尚慈张大眼睛，凯知脚下竟一大片黑压压的人，全都跪着。

好大好大的大厅，大得无法形容，反正就是极大的大厅广场。

这种场面，别说杠上吡没试过，只怕除了当今皇上有这种气派之外，他是第二个人。

“教主请坐！”

好熟的声音，刚尚慈抬头一看，竟是圣女。

“她居然比我还快？”

刚尚慈傻傻的被安置在一张太师椅之上。

底下群众，又是一阵疯狂欢呼。

这么大的场面，杠上吡脑袋已是一片空白，想必年纪不大的他，已经没有了主意。

“教主万福，寿与天齐！”

数不清的人，大声叫喊着。

圣女环视广场，凝声说道：

“教中弟子听令，逆天神教第八任教主刚尚慈，方才已通过八十一道致命考验，成为我神教教主。”

又是一阵如雷欢呼、喝采。

圣女接道：

“待会摆宴，神教狂欢三日，庆祝刚教主就位逆天神教教主。”

这一次广场闻言，更是欢声雷动，久久无法停息，人群几近疯狂。”

这时候圣女才轻轻对杠上吡说道：

“你一定也累了，我送你回寝宫好好调息，休养一番。”

的确，刚尚慈当下傻傻的点了点头，站起了身来。

他一起身，底下广场人群，立刻呼道：

“教主万福，神功盖世，逆天神教，永生不灭！”

在千人下的欢呼中，圣女领着杠上吡离开。

而刚尚慈到目前，还是认为自己在做春秋大梦。

* *

* *

* *

豪养奢华无比的寝宫。

再次回到这里，身份已从一个死老百姓，摇身一变为逆天神教教主。

这一切有如做梦，可是却不是，是事实。

一袭火红长袍，正穿在杠上吡身上，胸口用金丝绣了个太阳的符号。

大理石桌上，摆满各式珍肴，有山珍，更有海味。

石桌上坐满了人，有逆天神教中，十二位堂主，一位右护

法，圣女则坐在他身旁。

圣女执杯，恭声说道：

“我们敬刚教主一杯。”

十二位堂主、右护法便一起举杯“敬教主！”

刚尚慈有点不习惯这种场面，因为每个人都十分严肃拘谨。

他淡淡一笑，说道：

“随意！”话落酒空。

他是教主，既然教主干杯，身为下属的哪有随意的道理，当下十四杯酒，立空。

一旁服侍的婢女，立刻替人人斟满。

当中一位满脸腮胡的大汉，他乃是“逆天神教，举世无敌，武林至尊”十二堂中的逆堂堂主南顺。

南顺含笑道：

“刚教主神功盖世，百年唯有教主你一人，独闯八十一道‘阴阳黄泉路’，真是可敬可佩，属下必誓死追随刚教主左右。”

其他各堂堂主连忙也同声道：

“属下等必誓死追随刚教主左右。”

众人中只有右护法方贬绵，面无表情。

圣女一怔，冷笑道：

“右护法，你是不服吗？”

“不敢。”

方贬绵接道：

“属下当然应服刚教主的领导。”

谁也看得出来，他板着那张要死不活的脸，分明是口服心不服。

方贬绵入教四十余年，才挣得今天教中长老级，右护法的职位，可是一下子要他听命于一个毛头小伙子的话，论年纪，他至少有杠上吡四倍大，论资历，叫他如何口服心服。

“是吗？”

圣女冷冷笑道：

“可是你的心底，好像不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圣女，心底怎么想，恐怕你就算不着。”

“放肆！”

十二堂堂主个个抱着看好戏的神情，没有一人想插手管，因为他们在心里深处，同样也是不能服气。

圣女沉声道：

“右护法，如果今天你有办法，可以一闯八十一道阴阳黄泉路，如果成功通过，我们同样奉你为教主。”

一番犀利言词，说得方贬绵老脸无光，作声不得。

八年前他就孤身试过，哪知还没通过一半，就差点把老命送掉，这一件事，一直让他引为恨事。

刚尚慈从小孩子王就当得不想当，今天看到这种情形，原本不想干教主的他，也激起好胜之心。

他一手扶住圣女，起身淡笑道：

“各位，请听我一言。”

刚尚慈含笑接道：

“各位都比我年长，相信在心里必难以服气，认为我小小年纪，何德又何能，任神教教主。”

面色一整，凝声接道：

“但是各位想必听过一句话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今天在场哪位若不服气，可以站出来单挑，我绝不怪各位，因为

若换成是我，同样也像各位一般，口服但心不服。”

好一番合情又合理的演说，他故意站在场中人的立场，为他们说话，不卑不亢，若真有人挺身而出，那正中他的下怀，正好杀一儆百，树立权威。

众人你看看我，我望望你，就是没人敢站出来。

能只身通过八十一道阴阳黄泉路之人，百年来没有一个，其中厉在杀招，不知要了多少好汉及妄想当教主的命。

刚尚慈能单身闯过，当然有他过人之处。

过了一会，右护法乔过可起身。

刚尚慈在心里暗笑，这老痞子果真耐不住性子，表面更是不动声色，且带微笑。

俗话说“一个巴掌拍不响”，懂得制造自己声望的人，通常也都懂得替自己制造一个够引人注目的对手。

刚尚慈别的不懂，却懂得抓住群众的心。

人们最容易被争执事件所吸引，因此身为一个大哥，就必须为自己制造一个实力不强，但表面够份量的对手，然后全力击败他，使自己的声望达到高峰，也使得别人更加崇服。

右护法方贬绵乃神教里长老级人物，绝对上得了台面，也难怪杠上啦会偷笑了。

右护法方贬绵拱手道：

“恕属下冒犯！”

“当然不会，我说过不会怪各位的。”

寝宫大得可以，随随便便也有块空地。

刚尚慈含笑走了出来。

方贬绵正色道：

“谢教主准许属下讨教几招。”

圣女一怔，就想起身阻止。

刚尚慈轻按住她，轻轻道：

“我自有分寸。”

十二位堂主，个个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观赏这一场龙争虎斗。

刚尚慈笑容可掬，问道：

“不知右护法，想讨教些什么？刀、掌、剑法，我都没有意见。”

这时圣女再也忍不住说道：

“比较掌法吧，自己人不需舞刀动枪。”

“她好。”

刚尚慈笑容依旧，接道：

“不知方长老，有何高见？”

正巧拳脚乃是方贬绵吃饭的家伙，曾一掌力劈华山派神州大侠周如石的性命。

当下暗喜，躬身道：

“属下没有意见！”

“很好，那动手吧！”

刚尚慈神定气闲，颇有大将风范。

“点到为止。”圣女不清楚他的实力如何，当下便焦急说了声：

“别伤了和气。”

寝宫之中，弥漫一股紧张气氛，火药味更是浓厚，仿佛有一触及发的态势

刚尚慈故意轻松笑道：

“拳脚无眼，一旦出手，哪能点到为止，若是我不幸丧生，

那只能怪学艺不精，技术如人，怪不得别人。”

先将自己赔本推销，言下之意，若自己不小心也伤到方长老，那也是没法度的事，同样也怨不得别人。

他讲出这话，正中方贬绵心事，正可大打出手，不留情面，若真打他半死，那教主之位，他不就可正大光明的顺利坐上了。

当下收敛元神，准备全力以赴。

别看杠上毗一付吊儿郎当的痞子德性，他私下早功运全身，随时备战。

他正色道了声：

“请！”

“恕属下冒犯。”

右护法方贬绵在说完“犯”字时，大喝一声，出拳如雨，其势锐不可当。

十二位堂主不由色变，这那是讨教，分明是搏命。

刚尚慈运起扭腰七步，刹时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般飘忽，连续闪过三掌。

他优闲含笑道：

“在下身为教主，应礼让三招。”

十二位堂主看得是脸绿牙歪，刘道了声：

“好轻功！”

刚尚慈笑了笑，身形益加飘逸潇洒。

说出让三招，正可托出他乃神教教主身份，同样也表示自己武功高强，不放你在眼里的意味。

做表面功夫的人，不知多少，表面功夫也是门学问，做的好，那铁定成功又成名，处处受人尊敬，相反地搞不定，那保证

如耗子过街，人人呼打喊杀，所以做人，那定要先研究研究“表面功夫”的学问。

方贬绵哪会不知，一听让他三招，这分明不给面子，更加紧杀招，欲立即取他生命，只可惜杠上毗如同滑溜的泥鳅，怎么打，就是打不着他。

自从服下精灵草，刚尚慈的功力更上层楼。

两人打得紧张，杀得火热，场中众人皆瞪大着眼，不想放过精彩镜头。

破空之声不时响起，只见方护法雨点般掌力，就是扫不中刚尚慈衣角。

这么一来，更坚定十二堂主的忠心程度。

“三招已过，恕不相让。”

只见刚尚慈面带笑容，纵身冲上，如巨鹰般扑下，逆天掌，在此时如渔网般洒下。

方贬绵用尽全力，仍无法克制他于掌下，便心知不妙，忽然眨眼间，对手竟然不见，猛一闻言，抬头一看，登时差点屁滚尿流。

如巨伞般的万升掌影，竟在头顶上狠罩了下来，几乎没有破绽，当下心一横，出掌如风，已然拼命。

“轰”然声中，两人对了一掌。

刚尚慈只觉气血略为翻腾，并无受伤迹象，于是飘然纵下。

方贬绵可就没这么好命，强接下一掌，胸中气血狂飚，登时站立不住，跌坐在地，脸色更是难看得要命。

看到这里，圣女才不禁松了口气，深情望定他。

突然地方贬绵只觉口一甜，一道鲜血溢出。

刚尚慈一怔，连忙上前问道：

“方长老，你受伤了吗？”

死硬脾气的方贬绵，想说没有，哪知一张开口，又是一口鲜血。

刚尚慈连忙伸出右掌，贴在他的胸口，源源不断的内力，不停运进他的体内，护住他的心脉。

盍茶时间过去，直到他气血脉路平顺之后，刚尚慈才收堂，散功调息。

在他用内力不要钱般，源源雄厚的输入自己经脉之中，方贬绵的脸色果然好多。

反倒刚尚慈的面色却有些苍白，他仍含笑问道：

“方长老，感觉好多了吧！”

“教主……”

方贬绵没想到他会为自己的生命，不惜耗费内力救他，而自己却如此待人，还一心想杀他坐上教主之位，万分惭愧道：

“属下该死……”

刚尚慈笑截道：

“方长老不要多言，养伤重要。”

他正色又接道：

“没有人该死，若我是你，会和你做一样的事，放心吧！我绝对不会怪你的。”

“教主……”方护法老泪纵横，呜咽的说不出话来，心中的感动可想而知。

这一招“恩威并施”果然有用，首先用武功震撼人心，再不惜内力将他救活，且不计前嫌，不仅感动方护法，同时也震撼场中每一个人。

十二个堂主在此时，忽然甚有默契，全部跪道：

“教主仁心宽厚，我等誓死效忠神教，如有二心，愿遭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。”

“你们快起来，铛然了解各位忠诚。”

十二位堂主起身，躬立。

在此时方护法已恢复大半，含泪说道：

“刚教主，属下愚昧，大胆冒犯教主，今万死莫赎，又得以教主宽谅，往后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领导统御的学问，最重收买人心，唯得人心者，方能成就大事，反之，若失人心，必遭灭亡。”

刚尚慈面色苍白，仍淡笑道：

“方长老，不要说这么多的话，先下去休养，调息内腑，以免造成遗憾，而我则良心难安。”

这一番话，更让方护法感动不已，自己的伤势居然让别人关心，而且说得十分诚恳又实在。

方才对上一掌，的确已伤及内腑，若不及时运功疗伤，轻者伤身，重者丧命。

刚尚慈环视众人，正色说道：

“我闭关三日，实有些疲倦，而方长老也受了伤，这样吧！我们先扶长老回去休息，有什么事，我们明天再说。”

“是，教主。”

十二位堂主立刻扶方长老告辞。

他们人一走，登时杠上吡的嘴角便溢出乌血。

圣女大惊道：

“小慈，你受伤了？”

刚尚慈摇摇头，用手拭去乌血，强笑道：

“内功用的太多，所以现在一缺货，便控制不住汹涌的血气。”

圣女爱怜的扶住他，温柔道：

“我先扶你上床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”

刚尚慈虚弱地点点头，说道：

“不过你要陪我。”

圣女的脸蛋虽然用面纱掩住，可是此刻想必是红透，只听她轻轻道：

“好，我陪你。”

“今天好像少了一个人？”

杠上吡躺在床上看着她。

圣女轻柔卸下面纱，露出一张绝色容貌，她问道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杠上吡想着方才的事，说道：

“既然有右护法一职，想必定有左护法，而他人呢？”

圣女一怔，随即轻笑道：

“我判断果然没错，你判断得对，人，鬼灵精怪。”

刚尚慈不予置否的笑了笑。

“你猜的没错，我教以前的确有位左护法，他名叫简飞槎。”

“喔！那现在他人呢？”

“他是我神教叛徒，三十年前，他脱离我神教，自组应天宮。”

“应天宮？”

“是的，如果他知道你已成为我逆天神教的教主，相信他一定会来找你麻烦。”

刚尚慈忍不住亲她一下，淡笑道：

“到现在我才发现我不聪明，而且是个大笨蛋。”

“会吗？”

“记得当初你一直告诉我，成为神教教主之后，一生荣华富贵，美女如云，到目前为止，荣华富贵我相信，美女如云倒是没见着，麻烦事却是这么多，早知当初被你打死，也比现在活受罪好得多。”

刚尚慈笑问道：

“你说我不是笨蛋，我是什么？”

圣女甜甜一笑，说道：

“难道我不是美女吗？”

“你当然是位绝色美女，但是如云这两个字，似乎就……”

“我了解你的心事。”

圣女忽然又戴上面纱，轻轻拍了声手。

刚尚慈不懂这是什么涵意，不过他没有问，因为他的双眼已经看到答案。

十个妙龄少女，从窄门中鱼走出。

圣女凝声道：

“你们十人听着，好好服侍教主，千万不可怠慢。”

话一落，便起身欲走。

众裸女连忙跪下道：

“是，我们会尽力服侍教主就寝。”

圣女回过身，轻声问道：

“还满意吗？”

刚尚慈这时伤也好了，连忙起身拉住她的手，苦笑不已道：

“圣女，开个小玩笑，何必认真呢？”

“是吗？”

那一声是吗？醋意十足，百丈内可嗅到那股浓厚醋味。

刚尚慈点头如捣蒜，忙道：

“当然当然，我只要你一位美女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不是吧！你不是想美女如云，十个应该算是如云了吧！”

“我身子虚，恐怕无福消受十位美女，我只要你就真的够了。”

刚尚慈真是面有菜色，哭笑不得，但十位妙龄少女当前一列排开，他那双贼眼，就开始不安份，一会东瞟，一会西瞄。

“鬼才相信你的话。”

看在圣女眼中，真个不是滋味，她扭头就走。

“圣女！”

刚尚慈连忙跳下床，追了上去。

“今晚恕我无法陪你。”

理都不理他，圣女立刻走出大门，砰然一声将大门扣上，其力道之狠，震撼人心。

刚尚慈暗叹了口气，埋怨不已。

暗道：

“开个小玩笑，也要生这么大的气。”

当下又将眼光移到十位妙龄少女身上。

刚尚慈看得眉开眼笑，并不时予以评头论足一番。

“嗯！这个太胖，这个太矮，那位太逊，这腿实在太短，像只……”

十个少女个个粉颈低垂，任他随意观赏。

男性本色，又一血淋淋活生生的教材。

待刚尚慈从头看完，却发现十位妙龄裸女，若和圣女相比，简直就如豆腐干与牛肉干，可以说是没得比。

话虽如此，如果牛肉干吃不着，偶而换换口味，吃点豆腐干，倒也不错。

一想到这绝妙主意，刚尚慈就情不自禁，欲火高涨，突然发现，鼻头一阵湿凉。

二话不说，从怀中拿出块手巾，连忙擦拭。

“他奶奶的，这个习惯到底到什么时候才会好。”

手巾上竟是火红鲜血。

一见女色，杠上吡又来点小流鼻血。

汨汨鼻血，不由得兴致低了许多，不过色字当头，管他什么血不血的。

刚尚慈又开始挑选，想找块较佳的豆腐干来吃。

“长得可怖，身材尚可，姿色平常，那个不耐看，这个不好看……”

他在心中打量了半天，突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。

杠上吡叹道：

“你们全下去吧！”

十个少女皆是一怔，但还是恭声回道：

“是教主。”——离开寝宫。

刚尚慈独自回到舒服的大床上，抱着枕头入睡。

不是他不行，更不是他不好色。

而是当杠上吡一想到，吃了豆腐干，万一以后吃不到牛肉干，那岂不是因小失大。

因此，他还是狠下心，叫十块豆腐干离开。

孤身入眠，好色男人的悲哀。

逆天宫中。

由于身处在岩洞之中，阳光对刚尚慈来讲，已经算是奢侈品。

不见亮光不起床，已成了他生活习惯。

沉睡中的刚尚慈有种感觉。

他感觉有人在一旁看着他，可是他不怕，因为他嗅不到一点杀气。

他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，就见着一个人。

一个绝色美女。

圣女。

刚尚慈缓缓合起双眼，淡淡道：

“你终于来了。”

圣女幽幽道：

“我没想到你会为了我，支开那十位美女。”

刚尚慈丢开枕头，含笑道：

“在我眼中，天下只有你这位美女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，教主讲话，该能儿戏？”

刚尚慈此时却在心中，另外想着：

“如果哪天不干教主，那么先前说过的话都是放屁。”

圣女在他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。

“有人要见你。”

刚尚慈连忙跳起来，问道：

“该不是左护法杀来了吧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刚尚慈还没问出口，就听到那万分特殊难见的

高八度，凄惨嘶喊叫声。

“小慈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姨妈！”

刚尚慈像只兔子般跳下来，神色有点慌张。

圣女问道：

“你干嘛这么紧张？”

“你不会懂的。”

刚尚慈火速整理全身衣衫，加上仪容。

姨妈喘呼呼走了过来，呼道：

“这儿可真大，来看看你，还要走上老半天。”

刚尚慈十分恭敬道：

“姨妈你好！”

“好好好，大家都好。”

姨妈含笑道：

“小慈呀！姨妈听人家说，你当了那个……什么逆天教的教主？”

“是的姨妈。”

“好孩子，真有出息。”

刚尚慈穿着神教教主那袭火红大袍，举止却十分端正，大气也不敢多吭！让人有种好笑的感觉。

姨妈忧心忡忡的模样。说道：

“小慈，我们出门在外，不比在自个家方便，姨妈很担心卫生问题，所以去厨房，弄了锅汤来给你补上一补，自个弄的，卫生当然是没有问题……”

杠上吡当场傻住，最担心害怕的事，还是终于发生，他两眼呆滞，只觉得姨妈那两片嘴唇，不停开启闭合，但是却一个